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十三冊

新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 皇曆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

周紀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徒

鑑戊寅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春秋之世

晉有范氏

中行氏智氏及韓魏趙是為六卿後三家皆為韓魏趙

所滅三分晉地而有之至此始請命於天子為諸侯也

司馬光以命三家為諸侯歸咎于天子之壞禮持論固正然其時周室陵夷徒擁虛號不許三晉時勢有所不能守禮之說又何貴焉

書法

初命者何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禮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名

名莫大於實

實莫大於信

信莫大於義

義莫大於禮

禮莫大於分

君臣猶天地之不可易孔子惜繁縟聖人慮遠

夫以四海之廣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宰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縟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

謹微

圖治者憂
未然
君子貴於
見幾而作

人君亦謹
於微
筆削一經
垂法萬世

聖人筆削
之言嚴

卷三

周道之衰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
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
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

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主之禮盡於斯矣

胡致堂曰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

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戰荀躒

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載

王之命之益不得已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

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

動守憲度慮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

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嘽焚不苟誰敢驕假八柄在已誰擅威福

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迹於朝方

且効忠官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

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

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尹起莘曰姬輟既東王室衰微聖人憂之筆削一經垂法萬世

至於小白葵邱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胙及尹氏

策命然皆不見於經夫在內則書以子譏在外則削而不錄聖

人筆削之旨其嚴若此今晉之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國素之

遷史初未嘗有請命於周之語夫請而見許先儒猶謂天子之

綱曰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隱公之意古人造端立本之意

瑤之賢於人者五

智果別族為輔氏

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

自壞禮況實未嘗請而天子自命之乎。綱目於此文無損益。然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託始隱公之意。云爾。又按綱目書此。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道之端。為萬代之深戒。者也。通鑑取為篇首。深以孔子名分為言。故我昔神祖謂王制自此而盡。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蓋深察司馬氏之用心也。夫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君子知是書首此。不徒以著禮制之失。亦所以著古今世道更變之端。

自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侍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自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

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

趙簡子立無恤

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申瑤泉曰

智趙二家之存之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

存雖然瑤雖不仁而多材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歟之服未除即以銅科擊殺代王而取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忍之極也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不仁則一也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編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言郡名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為繭絲乎

繭絲保障千古不滅蠶易正論然以姑息衣也扣為保障乎繭絲者損於稅而在藩籬此其所以保晉陽也為保障則義好廢事多矣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

女損戶數則賦稅簡子謂無恤曰晉

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

之日多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胡致堂曰

繭絲者取之不輕息至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

脫身而得免況為天下者乎

羅康洲曰

田文之志在於志移於女樂而

惠民而馮驩能成焚券之舉魯桓之

之命而未知簡子仁暴之

仲尼不能成攝相之功尹鐸受晉陽

服勤之地不然則繭絲之

心何如蓋欲探其志之所向而為已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

規

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

君子勤小物故無大

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上一

患

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

蝸音柄含蟻毒蛇也

蜂蠆

音瘕螫蟲也

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

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

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以

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

段規任章
皆請割地

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

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

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邑萬家又求蔡皋狼

之地於趙襄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皋狼地故曰蔡皋狼襄子弗與智伯怒師

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按羣經音辨趨向曰走下同從者

曰長子近長子古邑名漢置長子縣今山西潞州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罷滿靡反勞也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邯鄲音寒丹古

邑名秦置邯鄲郡今直隸廣平府是襄子曰股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

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屬附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

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浸當作浸度二尺曰版沈寗

產鼃沈音沈寗音驩今作蛙民無叛意邳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

沈寗產鼃

色
二子有憂

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

魏矣令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

非反而何智伯不慘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見音現二子曰臣聞脣

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

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曰而道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

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參攷按戰國策

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郤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

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

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計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

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

惜之郤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溫公曰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疆殺之謂才正直

智伯才勝德

才德兼全
謂之聖人

乳狗翼虎

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全謂之愚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賊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唐荆川曰

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

國之諫見其懷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懷濟貪焉得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寧以國斃不能從也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可與共患難益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

袁了凡曰

智伯欲攻夙繇而先遣之大鐘方車欲伐衛而先遣

而格於衛者以衛用南文子之策而夙繇不納赤草蔓枝之諫也他日伯帥韓趙魏以伐范中行氏已又求地於韓魏二國不

愛萬家之邑以致之一則曰狙之而付其變一則曰驕而圖之

彼其蠱智氏者即智氏之蠱衛與夙其貫固天益之疾而奪其鑒耶不然

何以其中人者還自中而不知刑

豈俎豆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

也其頭類七故曰匕首入襄子室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

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

賴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腫吞炭為啞吞炭以行乞於市其妻不

若癩然故讓漆身以變其容吞炭為啞變其音行乞於市其妻不

識也其友識之同交久知其欲為智伯執仇也為之泣曰以子

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惟趙氏最長卿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

邪易去聲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質贊同古者

君仕則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

不復出疆載質矣

豫讓真義

卷三周威烈王紀

五

愧天下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

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參考按戰國策

歎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

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

不變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

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

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乎天擊之曰子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賈誼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

豫讓抗節

致忠

豫讓行出

乎烈士

人主使然

胡致堂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

豫讓不忘

國士之報

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

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其義士也此非特可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豫讓無所

而為
可為委質
事人之法

文侯師子
夏子方
文侯武殷
千木之廬

方正學曰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觀斬

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

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

伯請地無辱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諸侯大夫各守分

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諸侯大夫各守分

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

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

劍之死於足曰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

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

斬衣伏劍而死乎讓於斯時曾無一語開悟生心袖手旁觀坐

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

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視

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



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仁山金氏云文侯斯桓文侯以

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轍車前橫板有所

方賢士多歸之參攷其僕曰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式之

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式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

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魏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

受乃致。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不敢攻。

人君以得師爲難。

胡致堂曰：

人君以得師爲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

文侯非真自得師。

國則不失於虞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

問魏文侯。

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有得於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

師子思與。

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方何獨不。

三氏曰：孟嘗君問曰：珪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

師子思與。

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所以不及五霸也。如相三

公豈特霸哉。然天位弗與之居。天祿弗與之食。非王公尊賢之

也。

鑑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

文侯不失。

天又雨。君將安之。猶言何。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

虞人之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會之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丁南湖曰

雨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獵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之期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

也好信則傳令而罷亦可也不必冒雨而躬往也往焉而必以雨必以躬必以羣焉之共見是好名也嗚呼好名如此以結人

心而魏斯之在三晉時為篡奪之首矣

鑑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中山古之狄都也漢為中山郡今直隸虞定府

克之以封其子擊

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

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

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

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國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

左方之聲高謂阼階東笙鏞之聲也

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

言人君當

樂羊際美與吳越殺妻相似而不同起求為將其妻何辜殘忍極矣若樂羊當兩軍相持之際不以私恩害公義於理尚正然際美而且盡一杯則太不近人情矣

君仁則臣直

任座之言

鐘聲不比乎左高

明樂官擇而用之。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賤驕人實厥策士器陵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顯其間而把持之顏蠡士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強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圖門後同日而語哉

二者病則一船。皆從驕之一字失。文侯卜相於李克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宮東萊曰

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得驕人蓋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於身若子方豈可以驕

人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鑑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

成義三十
何如
達視其所
舉
五者足以
定相

三人君皆
師之

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

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

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西河春秋晉地今改大原府汾州是君內以鄴為

憂鄴邑名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屬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

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符

反傳方遇反相也屈姓也名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

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

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

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真西山曰

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富達而不妄舉

卷三周威烈王紀

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

之要

聖門第一流人物

問吳起殺妻求將何

文侯不疑而用之歟

司馬穰苴弗能過

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但當時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又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猶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邪。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

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

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

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

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李克言吳起貪

知起廉乎。又公叔之僕稱起廉。前豈前貪而後廉哉。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言貪非真貪也。合榮名耳。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是也。

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穰苴田完之後。先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善於用兵。於是文

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